



大学译丛

The Children of
Sánchez

Oscar Lewis

50周年版

桑切斯的孩子们

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美] 奥斯卡·刘易斯 著
李雪顺 译

桑切斯的孩子們

50周年版

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美〕奥斯卡·刘易斯 著

李雪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 (美)

刘易斯(Lewis, O.) 著;李雪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ISBN 978-7-5327-6334-4

I. ①桑…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城市化—社会
调查—调查研究—墨西哥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683 号

OSCAR LEWIS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Copyright © 1961 BY OSCAR LEWIS, COPYRIGHT RENEWED 1989 BY RUTH LEW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2-440 号

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美] 奥斯卡·刘易斯 著 李雪顺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420,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334-4/C·056

定价: 5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谨以深厚的感情和感谢将本书
献给必须匿名的桑切斯一家人

玛格丽特·米德评《桑切斯的孩子》

当兰登书屋邀请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奥斯卡·刘易斯的新书进行评介时，她谦逊地给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杰森·爱普斯坦和作者本人进行了如下回复。

亲爱的爱普斯坦先生，

我非常乐意将对刘易斯博士所著的《桑切斯的孩子》的评论邮寄给您。我之前未敢妄加评论，唯一的原因是，当书送来办公室的时候，我正好身在欧洲，等我返回的时候，报章上已经充满了溢美之词，因而我觉得再做任何评论都只会徒增累赘。最近，我有机会在一次研讨会上用到了这本书，参加者全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人物，这让我对其中某些问题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认为《桑切斯的孩子》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奥斯卡·刘易斯以其多年来在墨西哥所进行的细致而负责的田野考察和他对墨西哥人民的深切同情为基础写出这本著作，独具匠心地符合了科学和人文的要求。以保留受访者原话的方式，他保持了原材料的真实性，并确保呈现方式的全面性，这一点对所有优秀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那些受

访者精于表达，而且他们的语言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影响不大。但这并非偶然，因为那全都是从他所认识的千家万户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本书堪称鸿篇巨制，但微篇恐又难以平衡怜悯和恐惧、暴力以及未被记下的小善。他对贫穷以及贫穷的赘生物兴趣浓厚，凸显了本书和现代城市生活诸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本书栩栩如生、感情强烈、经历可感，针对“大萧条”时期的“社会现实主义”正在逐渐形成，但往往只是基于同情和信条而缺乏科学和经验实质，从而显得苍白和无足轻重。在这个问题上，奥斯卡·刘易斯成功地做到了。他精心挑选叙事者，从而表达了在艰难时世里对人性的一种怜悯。这样的怜悯伴随着墨西哥人对自我的愿望、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愿望——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而优雅地不断回响。

玛格丽特·米德

1962年2月28日

亲爱的奥斯卡，

我本意如此，完全如此。我想，露丝·本尼迪克特也会感到同样的欣喜吧。

玛格丽特·米德

1962年2月28日

前 言

从1961年首印以来，广大读者始终认为《桑切斯的孩子们》在深情而直白地讲述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玛格丽特·米德说它“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路易斯·布努埃尔说，制作出如此忠实于这部原著的电影将是他职业的“顶峰”；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它“具有革命性”，“价值超过五万份政治传单”。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奥斯卡·刘易斯“做了一件精彩而意义独特的事情，该书主题集中，充满同情心，以至于大家竟不知道该如何将它归类。”《时代周刊》把它列入“十年最佳图书榜单”。它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被搬上了舞台和银幕，而且一直在不断重印。

《桑切斯的孩子们》发端于1956年一项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项目，即农村移民流向墨西哥城的后续研究。在调查其居民区的几个月中，奥斯卡跟桑切斯一家人不断地见面，他因而明白自己遇见的这些人不光有勇气，也有观察和描述能力，能以他人少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桑切斯一家首次出场是在《五个家庭》（1959年）中，这是根据对卡萨-格兰德和帕纳德罗斯两个居民区的研究结果写成的三本著作中的第一本。当时，奥斯卡·刘易斯以及兼具他妻子和主要合作者身份的露丝·马斯洛·刘易斯，对数个家庭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正在写一本“介于小说和人类学报告之间”的著作，以呈现来自大规模田

野考察的一系列数据。《五个家庭》将家庭观察中得到的对话录音进行杂合，勾勒了各自家庭一天的生活场景。而他们的用意是在《五个家庭》之后，通过每一个家庭各自的讲述，开展一系列全面的研究工作。

《桑切斯的孩子们》是其中的第一项，也是刘易斯第一次尝试直接交替采用家庭成员对自己故事的叙述，而不加任何评论。刘易斯称之为“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甚至考虑过直接呈现第一人称的叙述，一个字的介绍也不使用。不过他也非常清楚，如果社会科学的作品读起来像文学的话，读者可能会满足于其中的故事，因此忽略更重要的东西。于是，他就背景材料写了一个导言，阐述了他在《五个家庭》中首次提出的“贫穷文化”的概念。

《桑切斯的孩子们》出版后，大多数读者关注的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正是刘易斯所期待的——而不是其中诸多的社会学概念。迈克尔·哈灵顿在1962年出版畅销书《另一个美国》之后，一场关于贫穷文化的争论方才开始。在书中，哈灵顿在缺乏归因说明的情况下，将刘易斯的贫穷文化理论用来解释美国的贫困现象，这样的事情刘易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但哈灵顿跟刘易斯同属左派，他看到了其中对于自己的事业，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好处。民主社会主义也正是刘易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阶层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并维持了贫穷社区的边缘化状态。正是因为哈灵顿的这本著作，以及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反贫困战争”中的顾问身份，“贫穷文化”这一概念才得以成为政策辩论的话题。但这个词也具有简洁明了的效用，使之很快就脱离了刘易斯那过于简单的诠释，即把贫穷文化和贫困的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刘易斯使用了人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词汇，因而很容易把有关贫穷的各种原因和结果的争论简化为从文化这个从属的角度来阐释边缘化社区的贫困状态。很快，这个词所具有的伸缩性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都大有裨益。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长期持续，直到现在。

尽管《桑切斯的孩子们》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有关贫穷文化的种种争

议，但早期的评论文章却集中在这本书有多少应该归功于刘易斯，又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桑切斯这个问题上。这源于大多数评论家共有的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全书仅仅是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的一次次采访，刘易斯不过是根据他认为的叙事流进行了一些编辑而已。哈德威克是这一观点的极端版本，把刘易斯的角色描述成“一个电影导演，用一些形象和场景，赋予现实流以形式和意义，从而制作成一部连贯的戏剧”。有些读者因此把本书当成虚构作品来阅读。这也由此成为另外两种批评声音的源头，一种认为刘易斯根据个人需要对受访者的话语进行了剪辑，另一种认为他未加评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每一个句子。

出版《桑切斯的孩子》的时候，刘易斯已经是一位实至名归的田野考察工作者，专事社区研究。在他有生的最后十年间，在他开始就毕生精力著书立说的时候，他总是寻求在家庭的背景下展示个体，在社区的背景下展示家庭，在国家的背景下展示社区。因此，在本书编辑和成型的过程中，除了录音采访之外，还有大量的数据资料可用。在讲述桑切斯家庭成员故事的过程中，可以用作背景材料的有他们的性格和心理评估报告、对邻居、配偶和孩子的采访、社区调查数据，当然还有刘易斯本人经过多年的亲历接触和信件来往对这个家庭建立起来的深度了解。

刘易斯是个声名卓著，而又充满同情心的采访者。跟他在特坡兹特兰、波多黎各和古巴所做的大型研究项目不同，他在桑切斯研究项目中所需要的采访大都由他本人亲自完成。不过，他很少编辑采访录音文字材料或白天的研究数据。这都是露丝·刘易斯的事儿（刘易斯在致谢中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夫妇俩会就每一个故事的最终版本共同商定，这样基础性的分工一直持续到刘易斯离开人世。

《桑切斯的孩子》的确给有些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谁都可以用一部卡式录音机做出一部有着相似分量和可读性的作品来。然而，卡式录音机仅仅是制作出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件工具。除了通过经年累月的研究来确定故事的场景和背景，以及露丝·刘易斯那样高度的

编辑技巧，你还得有桑切斯一家那样善于言辞的受访者，兼具个性和魅力。

这家人以第一人称所做的活灵活现的表白，也使有些评论家认为，在讲述贫穷和家庭生活的过程中过于直白和细节化。这在墨西哥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保守的评论家受了民族情绪（或者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以及本书的其他捍卫者所认为的排外情绪）的驱使，对外国人“揭露”墨西哥的贫穷状态感到十分震怒，仿佛那是一件精心守护的国家机密。1964年，由政府资助的文化经济基金会首次出版了西班牙语版本，墨西哥地理和统计协会要求墨西哥总检察长就刘易斯侮辱和诽谤墨西哥人民和墨西哥政府提起刑事诉讼。刘易斯被说成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赫苏斯·桑切斯关于由各大党派操控的联合会一无是处的描述，以及关于政府官员是拿工资的毒品贩子的描述，通通被看成是外国人“硬灌进他嘴里”的一些言论。

本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整整五个月的辩论，《伦敦时报》称之为“墨西哥史上曾发生过的公共知识分子间最激烈的辩论之一”。无论圆桌辩论会上、电视节目上，还是报刊文章上，评论家和支持者就本书的优点和政府的审查制度进行了辩论。其中一个反对审查制度的人问道，研究贫穷问题是否已经成为了“颠覆学科”。另一些则想搞清楚，如果一个外国人因为描述墨西哥的贫穷而惹恼整个国家，为什么早些年在基金会出版《五个家庭》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谁去吱过一声。由于总检察长悬而未决，本书被暂时停止销售，黑市上的售价达到了原价的三四倍。与此同时，桑切斯一家成了“墨西哥最有名气的家庭”，这本书也成了畅销书。

1965年4月，墨西哥总检察长做出决议，本书冒犯公共伦理或威胁公共秩序的可能性“十分细微”，强加诉讼会比允许发行给“自由和法律”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一决议同时为出生于阿根廷并担任基金会长达十七年且备受尊敬的主任一职的阿纳尔多·奥菲拉·莱纳尔作出了澄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被迫离职，基金会被迫放弃版权（最近，基

金会重新获得《桑切斯的孩子》一书的西班牙语出版权，可以再度出版刘易斯的著作。))。

几无疑问，穷苦人家所具有的能力和愿望，使他们可以向外国人描述自己的生活状况，向政府和政客们表达他们的愤懑，这才是令那些力图压制本书的墨西哥人感到郁闷的地方。我们不能单纯地承认讲这些话的不是刘易斯本人。1963年，在接受墨西哥《永远》杂志采访时，刘易斯将本书的文学性完全归功于桑切斯一家人的好口才。“要是能写出《桑切斯的孩子》这样好的书，我就不会做人类学家了……不过，首先，其次，再其次，我都是个人类学家。我只是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实话。然而，要不是他从桑切斯一家的谈话中发现潜在价值的能力，收集和编辑资料的艰辛付出，以及他充满悲悯却永不退缩的敏锐令本书最终成型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还有桑切斯这样一家人。

在众多的副标题中，刘易斯夫妇最终选择的“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也许是最精确的。因为归根结底，这本书既由一个不平凡的家庭讲述，也完全讲述了一个不平凡的家庭——既讲述它的历史、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也讲述他们充满活力的相互关系。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希望大家既看到他们的人性和复杂，同时也不要错失被哈德威克称之为本书“主角”的东西，即笼罩着这个家庭每一个阶段的“贫穷”二字。

苏珊·M·芮格登

致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让好几个朋友和同事读过手稿，并作出评论。我尤其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康拉德·阿伦斯伯格教授和弗兰克·坦南鲍姆教授、康奈尔大学的威廉·F·怀特教授和伊利诺伊大学的谢尔曼·保罗教授阅读本书的终稿。我也要感谢玛格丽特·谢德、凯·巴灵顿、泽里格·斯科尼克博士、泽拉·鲁利亚教授、查尔斯·夏塔克教授和乔治·盖博内教授阅读康素爱萝故事部分的初稿，感谢理查德·埃尔斯教授阅读曼努埃尔故事部分，感谢拉尔夫·W·英格兰教授阅读罗伯托故事部分。我要感谢埃文·戈德曼教授、约瑟夫·B·卡萨格兰德教授、路易斯·施耐德教授、约瑟夫·D·菲利普斯教授，和我的儿子基恩·L·刘易斯阅读“导言”这一部分并给出评判意见。

我要感谢墨西哥城的马克·莱特森博士和卡洛琳·露吉安夫人所进行的罗夏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以及关于桑切斯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角色结构方面卓有帮助的种种想法。实验报告、实验分析，以及我自己的试验评价将会稍晚一些予以出版。我要感谢阿萨·萨茨对本书以之为基础的田野考察数据进行了出色的翻译。我要感谢吉哈德·马克里协助翻译了玛塔故事中的某些材料。至于露丝·M·刘易斯，也就是我的伴侣和墨西哥研究方面的合作者，我尤其要感谢她无价的协助，以及对我的田野考察资料进行的整理和编辑。

我要感谢古根海姆基金会于 1956 年向我提供的经费资助、文纳 - 格伦基金会提供的人类学研究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院 1958 年提供的补助拨款，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在 1959 年提供的研究资金。最后，身为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员，我要感谢学校的研究理事会提供的财政支持、高级研究中心安排我前往墨西哥完成为期十四个月的研究项目，以及人类学系同意我请假完成了项目研究。

目 录

玛格丽特·米德评《桑切斯的孩子》 001

前言 001

致谢 001

导言 001

开篇 021

赫苏斯·桑切斯 023

第一部 035

曼努埃尔 037

罗伯托 083

康素爱萝 113

玛塔 161

第二部 185

曼努埃尔 187

桑切斯的孩子們——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罗伯托 223

康素爱萝 271

玛塔 329

第三部 365

曼努埃尔 367

罗伯托 422

康素爱萝 457

玛塔 501

尾声 539

赫苏斯·桑切斯 541

后记 562

导 言

本书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父亲赫苏斯·桑切斯五十岁，他的四个孩子分别是三十二岁的曼努埃尔、二十九岁的罗伯托、二十七岁的康素爱萝和二十五岁的玛塔。我的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活场景，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我在墨西哥的研究工作始于1943年，我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法开展家庭研究。在《五个家庭》一书中，我试图让读者窥见五个普通的墨西哥家庭在五个平凡日子里的日常生活。在本书中，我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其中的一个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察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累加的、多面的、全景式的场景，每个个体是一个整体，整个家庭是一个整体，墨西哥下层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整体。同一件事会由不同的家庭成员描述成各自独立的版本，这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查验机制，许多数据的可靠性和合法性得以确保，从而部分地剔除了个人自传中所存在的主观性。同时，每一个家庭成员回忆某些事情上的矛盾性也显露了出来。

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因为其中的描述没有经过我这个北美中产者的筛选，而是受访对象他们自己的描述。这样一来，我就避免了贫穷研究中两个最为常见的灾难：过于悲情、过于冷酷。所以，我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同时带给读者们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人类学家在直接和受访对象打交道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满足和理解，可在充斥了专业术语的人类学专著中却很少传达出来。

无论是针对欠发达国家的贫穷状态，还是我国^①的贫穷状态，都很少有深度的心理方面的研究。本书中所描绘的底层穷人，尽管绝不是最底层的穷人，但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都未对其进行过密切的观察研究。也没有哪个小说家对当代穷人的内心生活状态进行过足够的展现。从贫民区走出的大作家本就不多，等他们稍具名气时，常常会透过中产阶级人士的视野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活，并在传统文学的框架内进行创作，早年经历的即时性早已在这样的回顾性作品中荡然无存。

用来记录本书各日常生活往事的录音机使得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这种新的开端变成了现实。有了录音机这个帮手，不会说话的人、读书不多的人，甚至文盲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然而然地、不加做作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观察和经历串联起来。曼努埃尔、罗伯托、康素爱萝、玛塔等人的故事充满了朴素、真诚和直白，相较于书面文字，这都是口头叙述和口述文学的特征。尽管这些年轻人从没受过正式的训练，他们却能够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康素爱萝有时候的讲述水平甚至达到了诗一般的高度。尽管身陷种种未决的烦恼和困惑，他们能够充分地言说出来，从而让我们瞥见他们的生活状态，也让我们意识到他们所具有的潜能和被埋没的才华。

诚然，穷人的生活一点都不乏味。本书的一个个故事所展现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死亡、苦难与遗弃、夫妻不忠、家庭破裂、少年犯罪、贪污腐败、警察专横，甚至穷人对穷人的残忍相向。这些故事也展示了深深的感情和人性的温暖，强烈地表现了个性张扬、寻求欢欲，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充满着对于被理解和关爱的期待，乐于和他人分享他们本就不多的东西，以及在种种未决的烦恼面前敢于坚持的勇气。

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卡萨-格兰德居民区，位于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带，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一层楼贫民租户区。1951年，我前去考察阿兹特克村的农民们向墨西哥城迁移这一农民城市化问题，卡萨-格兰德居民区便是

^① 此处指美国。——译者